

陋巷志

貞



陋巷志卷之六

藝文志中

碑記

漢 禰衡撰顏子廟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嶽瀆之休
靈睿哲之資誕自初育英絕

之才顯乎嬰孩在東修之齒入宜尼之室德行邁
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
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科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
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
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
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
容備懿體心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
紀德行昭周窮

唐 顏真卿撰世系譜序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之孫
晏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



名夷甫字伯顏子友別封鄉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其後戰國有率躅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魏有斐盛盛字叔臺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其後子孫咸著宦族有若弘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持進黃門之文章秘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於聖代紛綸盛美舉集於茲述遵前人不取失墜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序

宋蘇軾撰顏樂亭記

熙寧間嘗構亭井之地命之曰顏樂亭蘇氏作記曰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簞瓢陋巷賢哉顏子而韓子適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自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

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暴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天之生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六闢驚而不反跬步商受美哉我師安在微陋渺然其身中亦何有孟賁股慄虎豹却走我求至樂千載無偶飄然從之忽然在後

金穆昌世撰重修亞聖交國公廟記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民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嘗存於一心遊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顛顛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為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

頽廢仰而觀之虛簷罅缺鳥鼠多至矣俯而視之故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啓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青之恩頒行於天下一應故廟隳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規措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尚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完或作新而新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簷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稅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堦砌垣墉增修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增黻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固有不完矣究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而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垂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迺命治石委進士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效雖不能文具道實事又何愧焉仍繫以辭曰猗歟子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性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學善進服膺拳拳企慕聖道鑽之彌堅筆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已復禮爲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曄後光前寫之琬琰以永垂傳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奉勅撰重修宛國復聖

公新廟碑銘

曲阜孔廟東北三百餘步有地曰陋巷顏子故宅在焉皇元元貞間有司

除地濶井復頽樂亭板築以表疆理大德末舊廟寢壞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段傑建言頽廟繕修官當供億其費中書是其議移濟寧路徙廟於故宅以官儲中統楮幣四萬餘緡躬置之計其用不給則又益以六千緡檄兗州長貳督治之以泰定三年八月鳩工正廟爲楹六東西屋爲楹各四二代魯大夫歆三代魯大夫儉咸具祠事南爲神門門之前是爲頽樂亭猶以爲隘乃卽亭爲門門之前

爲井齋舍神厨俱以序設廟之塹南北長百餘步
東西廣八十餘步崇墉言言古檜沃若丹雘煥然
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望落成自舊廟遷像居焉先
是有詔增封兗國公復聖之號元統二年又改封
考曲阜侯爲杞國公謚文裕追封妣齊姜氏爲杞
國夫人謚端獻夫人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又割
益都鄒縣牧地三十五頃征其歲入以給常祀暨
廟成特賜之碑於是褒崇之禮大備於聖朝蓋歷
代之所未有也臣玄嘗紬繹父師之說三五盛時
宇宙正氣生聖間氣生賢其生也聰明睿智富貴
福澤萃於其身故出而任君師之責居輔相之位
姬轍既東光嶽氣分聖賢之生斯時若孔子之不
得位顏子之不得年君子於此可以觀氣化之盛
衰焉故孟子於其篇終歷叙堯舜禹臯陶湯伊尹
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至於孔子見知聞知之
盛推前例後則孔子之世顏子宜在見而知之之
列何爲其不及也蓋知之爲言非獨指道統也聖
人神化致用之妙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在乎
其中矣孔子既不得位以行其道則顏子不得見
其推行之效孟子不得聞其舉措之方兩言無有
乎爾者孟子因以嘆已之不遇也雖然此非聖賢
之不幸乃當世之不幸也抑天不使之幸當世而
使之幸萬世焉斯道之用凡載於易詩書春秋禮
樂之書萬世之下爲君爲臣有志於斯皆可以興
起於聞見之表是斯世斯民無一日而不被其澤
也是以功不在前數聖賢之下而祀事之盛亦非
前數聖賢之所可及者歟新安朱氏熹釋此章援
子貢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淵乎哉銘曰維天承地維
月遡日惟顏學孔並世同出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孔顏之道維一之貞用舍行藏同有其有四代禮
樂見諸授受不惰不違退省不愚生期助我沒嘆
喪予畏匡之難盡瘁猶父惟在之從逝將千古曲
阜遺墟孔廟奕奕陋巷新廟惟顏故宅於赫我元
治軼百世崇顏考妣封及其儷金絲洋洋式爾將

聖或祠之專或侑之盛舊并不改昔泥今洌王明
用汲受福不竭臣玄作詩告厥成功播之貞石以
佑瞽矇

皇明三氏學教授胡復性撰重修堯國復聖公廟記

宜聖五十五代孫孔公世職知曲阜縣事慨有所
爲完前政闕美爲後繼之則也顏氏主祀各池者
以其上五十七代祖堯國復聖公廟廡門垣敝久
矣請曰前世尹以佗工未遂而逝今則當屬公矣
公曰吁吾聖祖與堯公恩義非他弟子者比吾與
若實通家此自宜事者奚請焉縣之丞任公簿魏
公典史李公曰吾屬幸仕聖賢鄉邑未知所以報
也世尹長者有是盛舉吾屬敢不力焉皆助俸協
成之召聚工堦斷者剝易以新頽築以堅不戒而
成以義率作然也池欲載其績於石俾余衍其辭
曰於穆斯廟寔堯國公故居所謂陋巷者也當魯
侯擁位政專三家臣之者寔繁惟堯公以聖人爲

依歸克已復禮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魯之君臣奚
不知其好學也哉此潛德也宜其不知也聖人舍
藏之義也爲邦之問聖人卽以四代禮樂告之使
明王遇之則變正皆當魯之君臣又奚能知之也
哉此大法也堯公之功用也聖人用行之義也嗚
呼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理固然也昔也陋巷
今則公宮昔也簞瓢今則俎豆昔也布素今則袞
冕昔也不見知於魯今則通祀爲先師承之者綿
綿之子孫相之者無間之通家親身沒第墟無馨
德遺嗣人者誠天地之懸隔乎今池之請公之敏
爲於尊祖崇教之志各云遂矣先尹名克伸字剛
夫公名克齋字耕夫丞名成字惟一簿名壽字仁
卿典史名貞字希原主祀池字德裕志行清修感
慕而樂道之蓋克紹其家焉

提學副使陳玉撰重修顏廟落成記

正德歲己巳
秋七月

修曲阜堯國復聖公廟落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公鉉上請

聖製碑文一通以示崇重於時公鉉白之郡伯關中趙公繼爵以為修治始末鳩工歲月顧募之經費教課之名職出給入籍細碎繁復不敢以上煩奎翰者當具之私記以紀一時制度之盛謀既協愚適北上會趙公於兗州為愚同榜士後先為臺史方以郡事辭記著教託於愚者重且切也竊謂聖賢之道在天下德澤在人心固天下之所以極其尊崇愈遠而不可謏者故稱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自唐已然封國之制則自宋始况際乎禮備樂興之世尊崇之典宜不可緩哉後之學者幸謂先師早卒未竟其聖門王佐之學以為憾然不知傳吾道之心法者乃克復之請非斯人無與言闡禮樂之治化者乃為邦之論非斯人無所託因迹顯道固不待其優步聖域躬理治幾而天下後世踵相沿襲以陰被利澤者蓋無窮極也然則今之為宮廟之富以圖報祀之長非徒配享於孔庭而又專祀於闕里之側也固宜或又謂豆簋之豐潔有加於簞瓢之食甕宇之煥赫有華於陋巷之屠

儼之楚人以嗜芟奉其先唐人以素屏旌其臣者恐有迂於先師之素尚是皆謏末之論不足與議尊崇之義也愚嘗以沂產細翔洙泗問獲閒顏族麗於闕里者代有聞人迄今雲仍振發涵泳聖涯者日益加盛其大宗子世奉朝命為翰博以主家祀歲借衍聖公入觀於廷天子有大典禮如視學祭告者幸皆得與以至於田租之免丁徭之復皆庶幾乎孔氏恩禮汪濊可以占吾道之盛與聖世之運有成休於萬億斯年者矣舊廟既歲久傾圯特甚材至於不可用今所費銀穀瓦甃采聖木石金鐵工役為數若干為禮殿寢宮門廡并亭庖庫坊題之屬為楹又若干經理有嚴出納維時作省無數自正德丁卯六月經始以底於成固翰博之圖維懇悃而實郡伯之趨饗教令無愆於素哉因為備述其事以紀歲月亦以寓平生晞慕歸往之志云爾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華蓋殿大學士徐有

貞撰錫復顏氏祭田記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加錫

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馬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於朝而輒阨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壘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於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給佃戶蠲其徵而俾之供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戶二

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佃事乃命二氏之子孫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

恩闕下比遂乃請之有貞願記

詔旨於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韙之迺諭之曰於乎維顏子孟子於若曹為先祖於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為請為先師也上之所為賜為先賢也為先師也為先賢也其皆非以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徵而為家之徵不為人役而役乎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為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收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

賢孝恭之行乎於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
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重
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閱而不相能則夫
見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有真願為二氏之胄勗諸
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
於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
之德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誰
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
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
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崇厥宗者
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
勒於廟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撰重修顏子廟碑

天地間生而為

衆人與夫飛潛動植之為物語其生雖有差而及其死同歸於腐壞泯滅無聞者茲無論已即有聖

賢者出其生且死固亦不廢於兩間而獨能雖死
而不朽彌久而愈光者施之於事政有可述修之
於詞文有可遠外是欲不朽於天下雖聖賢且難
之矣究國復聖公顏子之在春秋功不被於一夫
其文詞不槩見於世或僅見於他說異聞者又不
雅馴儒者多不道言且無矣而况於事然在當時
孔子亟稱之而盡後世亦未有能及之者是則何
由哉先儒有云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也夫遊於聖人之門者衆矣或發之以言語或發
之以政事總之皆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其卒也
以如愚發之孔子曰是足以發矣至於今去聖三
千餘年稱孔子之道者頌顏子之德不衰二聖之
道如日中天君相由之以致理賢哲則之以自淑
庶民小子奉守其軌則以寡過於下極之至於荒
服重譯之域雖唐虞之化不能及三代之法不能
治者莫不知中國之有孔孔門之有顏而遵其道
以安帖於王化者無間於血氣之類與陰陽寒暑
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是必有默成之德不

言之妙流行於古今之人心而為神道之教者耶
 胡為乎而至是也吾聞之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
 音之主黃帝之經曰雷雨在上典彞旁達發其精
 粹流為聰明天之昇聖人者如是聖之體天撰者
 亦若是矣故無言之言至言也無文之文至文也
 古未有色之時先有太素太素者色之本也未有
 數之時先有太乙太乙者數之源也未有道之時
 先有太始太始者道之根也觀聖道者貴識其真
 而已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昔晦堂子因木犀香而
 悟無隱之旨談者以為直魯黜之見解匪顏氏之
 心學惟象山陸子曰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
 曰不知堯舜以前讀何書斯言得之矣夫千載而
 一聖猶接踵也千年而一賢猶比肩也顏陸之先
 後奚翅千餘里而天天相契乃如此益信吾顏夫
 子之道足以俟於後而不惑矣則夫尊崇於歷代
 而尤盛於我朝抑其潛德幽光故使然焉曷足怪哉詩曰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至是驗矣今

天子萬曆之六年巡撫山東都御史汝陽趙公賢駢
 帷曲阜以其為聖跡自起之地廟屋將至圯壞非
 所以妥先靈而繫天下之望也於是下興葺之令
 取卡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凡更五月而告
 成翰林博士顏嗣慎受之春秋承祀以至姻乃就
 余而請曰願有述予惟聖道之大不繫於廟之完
 陋蓋人心之良有觸斯興今聞其風尚足以感人
 况拜其庭親炙其和風慶雲之輝光者歟中丞公
 是舉也猗歟盛哉後之藉其休者曷有極已時左
 右布政使王公宮用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余
 公立陶公大順參議南公軒按察使楊公芷副使
 郭公天祿僉事周公之屏栗公在庭劉公應元詹
 公沂兗州府知府周公標朱公文科皆有功者兗
 州府同知尹公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
 復典史章泰則專董功程者法得備書

孔顏孟教授司教授陸煥然撰重修滋陽顏子廟

碑 兗國實復聖公所封舊有廟在州治東南約一

里餘西去宣聖廟三十舉武自唐開元二十七

年謚孔子為文宣王是年以顏子為兗國公歷代

因之春秋致祭如上公儀比年阨於兵燹悉為瓦

礫荆棘之區洪武癸丑同知朱公因其址僅復一

廟洎齋他務未遑相繼代去而分教孫公仲桓謀

所以修飭之會同知俞公良仁下車篤意廟學仲

桓語之曰廟所以奉先聖先師學所以傳道以淑

人也昔吾夫子以至聖之德當周之衰道既不行

設教於洙泗之上弟子從遊者三千焉速肖者七

十而升堂入室僅數人獨能得聖人之傳者惟顏

子一人而已受聖人博約之教語之而不惰發聖

人無隱之道養之以如愚以深潛純粹之資而抱

王佐之才使天假之以年聖人將不徒夢見周公

而復見周公於顏子矣故濼溪周先生曰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以是思之千載之下

見之如生存所封之地又當何如哉矧我

朝文治燭興禮秩百神其於先聖先師禮特有加德

至溼也今廟雖建貌尚未完實土官之責也公即
倡率僚吏士夫好事者仲桓首出以相事或助以
財或資以力壇石堦祀刻然一新迺肖聖像衮服
赤鳥金碧煥爛儼然如生瞻者莫不起敬經始於
癸丑年二月落成於丁巳年八月望日適節判袁
公伯金泄政之初復樹神門書廟額繚以垣墉規
制甚壯五十七代孫池請文巖石以昭不朽余忝
教三氏義不容辭竊惟人心天理萬古一日蓋好
善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自有不能已者顧茲盛事
米公興之於前而未成二公踵之於後而就緒諸
士夫又皆樂然響應略無難色孰謂人心之不古
哉於是就紀其寔而樂為之記云

魯府長史溧陽王貞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

京口金壇

劉侯靜修復宰滋陽之六年政平訟簡境內人安

乃新在學兗國復聖公廟既訖工教諭王君孟端
樂侯之成將刻石以記歲月來乞辭余惟洙泗之
徒三千速肖七十得聖人之間與者顏氏其庶幾

佳世德

馬肇自有唐開元間追封堯國公迨元至順加充

皇明奄有天下治隆於昔九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學

必有廟廟必有祭其祭而享也則以顏曾思孟為

之配其配也又必推復聖公等而上之道之所繫

厥有在矣是廟之立莫原其始前碑但云廟距州

治一里許比年毀於兵燹洪武癸丑同知米公因

其趾僅復一廟時異物改欲求其故湯不可識究

其所徙亦無有能道之者以今論之兗州國初係

濟寧府屬既而親王建邦於茲尋陞為府因改州

受封斯土廟之於學固其所也稽之祀典則歲無

常祭惟春秋合祠郡庠而已至輦路南北往來行

經之際必先使者奉香幣命有司具牲醴從事親

王朔望亦必遣官一員走致其敬乃得南面以享

帝王褒寵之儀較位諸配享之列亦云異矣顧瞻

祠宇規制不陋有非神明所居宰是邑者可不加

之意乎矧劉侯治政昭晰為時賢令目之所擊其

容已乎它日嘗為我言曰學校之事敢辭其責廟

貌弗稱咎將誰執第以叢務所困未遑改圖不能

無歎於中此疾之存於心也亦已久矣今既有作

人徒見輪奐之美而為人之所易也殊不知揆材

慮工費出有自蓄累之漸信非一日遇有缺乏戒

無取給於民出已帑以資不足少無靳色蓋人之

所難能也及是告成焉可無述然則孟端之請也

寔宜故不辭而為之記乃系之以詞曰

大哉玄聖垂教萬禩具體而微獨稱顏子粵自有

唐肇封堯國位列上公衮冕赤舄於焉立廟罔究

其初顧茲隘陋孰為改圖劉侯作宰惻焉於斯曰

任其責非余而誰爰始爰謀懼侵民力日積月累

匪一朝夕購材僱工毋替厥舊再基於前是新是

構乃飾其像以妥以寧輪奐之美視昔有增弗及

其奢弗病於隘風雨攸除永俾勿壞

湖廣副使蔣希孔撰重修滋陽顏子廟碑

國家經制函夏

元郡若邑皆有學學皆有廟崇祀夫子獨邑之附

廓者率有學無廟統於郡也吾郡在

國初為州吾邑猶未置州貳余公良仁者始創復聖

顏子廟蓋廟之南不數武有陋巷焉建廟而表章

之非緣學也逮洪武十有八年陞州為府始置吾

邑為附廓附廓例當有學迺拓地附廓之後而廟

遂隸學為專祀亦異數云閱歲滋久適有興廢嘉

靖癸亥間余為諸生猶見一二修葺者嗣是薄遊

於外其修葺不得而覩記惟是辛卯以來歸隱舊

山數過博士相與語則見傾圯特甚復聖廟不可

組豆矣明倫堂不可臯比矣門廡齋廊在在陵夷

而博士家徒無壁立處矣名宦鄉賢祀典並重迺

戟門之東祠名宦其西不鄉賢而牲房又何以稱

焉丙申歲關南楊公奉

命來領邑事甫下車釋菜於學周視而嘆曰此首邑

賢關也不治若此謂有司何慨然以鼎新為已任

旋值島夷震隣羽檄旁午未遑也今年春鯨波不

揭政通人和於是飾材鳩工以竟厥志而屬主簿

徐君故才者又日承指授奉行惟謹經始於仲春

落成于孟夏蓋不數旬而軒豁壯麗翼翼乎改觀

矣博士劉君樂觀其成又慶其遇謀欲勒之貞珉

而問記於予夫予弱冠遊於斯余弟若子遊於斯

是安可以不文辭迺拜手颺言曰以余觀於是役

也蓋有四善焉有二功焉夫土木之興亦難言矣

群材備而後材不乏一材不備則群材廢百工備

而後工不乏一工不備則百工廢廟學所隸無慮

百楹為材為工費不貲矣稽之田賦則田賦無正

額索之帑藏則帑藏無餘羨舉何容易公乃節縮

於三年之間而用之一旦人見其用之裕而不知

其所以裕此其善善在不傷財宮室至百楹非一

手足所能措勢必動眾而後可儻一切尚辨於民

則閭里騷然而怨讟與公乃懸餼廩以來百工而

工集如市乘郵傳之暇以取力役而役來如于此

其善善在不勞民人情殫於興作非遠嫌則遠怨

即有引為分內事者亦傳舍視之苟可粉飾治具

已爾公則推心臨之堅欲竹苞密欲松茂丹堊欲

翬飛即家人治垣屋亦不是過且曰吾將一勞未
 逸垂之百年不朽此其善善在誠不以文古人
 治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豈固為是低昂哉輕
 重有禮不可賈也彼因陋就簡者第非制作才爾
 心則無它甚或參以有我即規制不倫亦不遑恤
 不其外乎公則一刻其陋咸秩於經躬祠鄉賢俾
 與名宦對峙而宰牲遷之他所不以干焉此其善
 善在以禮不以意學校興廢與有司相倚伏人文
 盛衰又與學校相倚伏癸亥而前癸亥而後興廢
 盛衰之數懸若霄壤往牒班班可觀曾不四十年
 而積敝之極若是夫非剝復之一會乎公起而振
 之什倍於前則英才蔚起濟濟蒸蒸當亦什倍於
 前此其有功於人文者一顏夫子為聖門高弟其
 賢未易更僕數獨用舍行藏尤於吾人為出處正
 鵠輓近功名之士鮮不敞帚視之當其遊芹泮時
 戎冠博帶矩步繩趨非不儼然章縫士也及受一
 命青紫滑其心得失攫其念不復知有裨躬之義
 此曷故哉蓋用之行行者何物舍之藏藏者何物

此中自有真際於此未嘗究竟故見外重而內輕
 云爾於是亟新其廟於是亟率博士弟子員伏謁
 其下低徊而不忍去也得無意乎若曰是舉也耳
 日一新美墻如見有不揚然誠心者非夫也多士
 而誠誠心居則尋吾真樂母或營營其志出則願
 為王佐母或卑卑其行則海以內將指之曰是無
 負於顏夫子之鄉人也已此其有功於士習二嗟
 嗟善在公而知公在吾人吾以質之輿論功在公
 而仰承在多士多士勉矣博士灑然揖余曰善是
 可以記矣爰次第其語付博士博士退而鐫諸石
 楊公諱明盛號熙宇陝之洋縣人登乙未進士徐
 君諱時泰南直隸應天人劉君諱模北直隸贊皇
 人時署學事例得並書

衍聖公孔彥縉撰景哲軒記

古今人景慕趨向有

有志功名者有志道德者戰國之時蘇張以遊說
 貴顯天下爭相慕效桓靈之季李杜鉤黨繫獄當

時耻其不與何也一則志於富貴一則志於功名者之所為也然而志於道德者寥寥無聞焉逮至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河南程夫子接夫道統之傳關洛諸儒首倡孔顏之學朱子集而成之然後道德之懿昭如日星綿綿不絕若顏子之於聖門傳得其宗學冠三千之徒仁超七十二子聞克已復禮之目而請事斯語味博文約禮之訓而欲罷不能有三月不違之仁致一間未達之地箠駭陋巷學而得其道者也無伐善無施勞言志而合乎仁者也日用動靜無非仁義之發應事接物莫非道德之著後之讀其書莫不曰學顏淵之學其使人景仰於數千載有如是夫矧為之子孫沐其休澤而承其祀事寧不知所景仰乎此名軒之義良有所自也交國復聖公五十九代孫顏公希仁築軒於所居之東名曰景哲藏修游息必於斯焉朝繹慕習景其道德之輝日就月將求其博約之要希仁可謂知所景歟然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

中僅得其下言温而氣和過則不憚改則不遷怒不貳過漸可學矣謙撝而不矜屈已而下人則無伐善無施勞漸可學矣以至安貧樂道之類何往而不可景而學之者也故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希仁服膺斯言即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也與其景斯人孰若景其心顏子之學心學也能景其心則允道德仁義由此求之何往而不得雖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也希仁德甚純年甚富方進學不已他日所就豈可量乎俾今之慕功名富貴者登斯軒寧不報然有愧焉希仁其勗諸

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撰如愚齋記

曲阜顏希仁氏克國復聖

公五十九代孫也嘗構一室為藏修所朴而不華經藉圖画列處其中顏其楹曰如愚齋蓋本夫子之言因大理亞卿揚公遂初徵文為記予惟克國德性純粹氣質清明有聞一知十之資故於聖人

所言或性命道德之精微或禮樂刑政之顯者雖極天蟠地之理通幽達明之故莫不默識心通權然領受坦然由之而無問難及其退也則發明聖人之道而有條理初其不違有如愚者至是然後知其不愚也且如也者愚之似耳究其實則不愚也若審武子柳宗元之愚蓋遭時不偶特假此自混耳視夫子所謂如愚豈不霄壤之殊哉予聞希仁嗜學敦禮智識過人籍甚有聲而以如愚自居蓋有不忘先世之意其不同審柳之愚也審矣於戲愚者智之反智為五常之一人孰不欲智哉若審柳之愚蓋不得已也希仁生逢聖明為克國之後不恃其智而守之以愚不炫其智而自賤於愚蓋得昔人所謂大智若愚之意豈但如愚也哉方今朝廷崇重孔顏孟三氏之道建學立師教其子弟期造成德達材之域為國家任使恩至渥也希仁他日出應時需建功立名以圖補稱

不惟有光先世而齋之名亦由是而著矣因亞卿公之請即其志之所在而為之記云

翰林院修撰四明戴洵撰世恩堂記

堂以世恩名志所感也古

人於君賜雖一飯之微不忘其感矧爵祿之榮乎爵祿宜感矧世承之永乎吁此堂之所以名而不

可以無述也我朝崇重儒教以文治天下於先聖先賢各隆以廟享而復官其後裔世以采祿於是復聖顏夫子之後

世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廟祀焉廟旁即為居第第有前堂歲久且敝今翰博敬亭君恭紹先緒諸

多振飭及觀斯堂也慨而作曰吾所以祗率族屬歲時仰拜

闕廷平日講服禮義皆於是乎在而卑陋若是何以

克稱於是經費庀材鳩工度功易舊以新拓隘以宏繩削規斷暨茨塗膜胥悅兢勸並手偕作肇舉於丁丑之春數月告成棟宇翬飛堊彩奐新聳豁秩嚴勝昔改觀予奉

命江南道經闕里拜謁先聖先賢因登斯堂乃大書
世恩揭之於額予瞻感焉况敬亭每遇

萬壽至京與予相知有素非敢為佞仍請以世恩之
義所聞於書傳者繹之書曰賞延於世此先王之

報有功極於至厚之意而復有曰世篤忠貞曰世
濟其美曰世有令德而又有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云者蓋諄諄以禮義為勸戒也夫賞延之典雖
同而聖賢之澤則異所謂賞者其功或在一時或

在數世則人之望之也輕若聖賢則道在萬世故
其澤無窮其澤無窮實禮義之所從出而

朝廷之所優重誠望以率先禮義為天下導也然則
禮義者世恩之本而欲保其恩永其世其尚於禮

義勗之可不務哉雖然君固能以禮義為範矣茲
余輩獲登禮義之堂則又不敢舍禮義而說也

宋尚書職方員外郎曹輔撰魯郡顏文忠公新廟

記 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琅琊之費距縣治東北
五十里曰諸滿村室宇庠陋歲月將圯祀典弗

著神不顧享元祐六年弘農楊君元永為邑之二
年也建言於州曰按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

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
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揣其端及反河朔盡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從兄常山太守杲卿首倡大
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為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

後為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可謂
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芘風雨願聞諸朝少加

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祀知軍州事安定梁侯彥
深下車未久起廢更弊州既以治睹是舉也而樂

之即具以聞太常典禮以上春官氏曰宜如請公
之遠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瑯琊之臨

沂孝弟里故今子孫之在瑯琊者衆其十一世孫
安上者言縣謂廟地僻在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

六七而後至祈自出緡錢買地枋河之東以徙置
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史氏稱
顏公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其信然今

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
夫子其以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武
字顏其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爲氏孔子之
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回以殆庶幾
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之意以爲門人之冠
其後衣冠不絕問出問人然則公之知義明信道
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之於生死之變亦大矣
而君子處之裕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
重而已若夫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有重
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
魯公者學行內外克徇闕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
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
烈之命不惑於生死之際而以明君臣之大義可
謂真知輕重大丈夫者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
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牙孽於其心矣揚君
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詔後世不諉於文學之士而
猥以見屬豈以予爲知言哉乃爲誌其事而系之
以銘銘曰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博涵演擴

魯鞏撰撫州顏魯公廟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

克孝友施家發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讒口
黷猶往齒其鋒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於崑岡沸
於百川杯水與薪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仗
大義凜然奮裾首倡一清土門數斬僞將十有七
州同風順響力窮功隳英聲獨暢屹屹魯公不戒
於剛婉變媚嫉假手虎狼公在毓琬得困之義有
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於百世魯廟翼翼
孰作新之守令其職禮祀苾芬子孫是實有圮有
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
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
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
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杲卿
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
爲御史唐旻所搆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

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緒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離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

馬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詞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是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費人葛堯民撰重修兩顏公廟記

太子太師顏魯公與其從父兄

常山太守杲卿有墓在琅琊之費諸滿里北山之陽子孫世守為不妄前墓為廟遺址尚存然碑石剝落不知所始以二公之賢意其為唐宋之典祀也舊矣我聖朝大德十一年前安丘王簿真寧之平定人傳侯顏岵卿以從仕郎為費縣尹入境之始道經所謂諸滿者吊謁二公之墳廟徘徊感嘆久不能去及其受章之日首為出令修護之既而又思行路之人一過於此弗獲瞻拜必為異日之悔焉特為樹石以表之使知二墳之所在復名其鄉為忠義貴德尚賢聞者興起魯公孫顏瑒者樂道人善乃請於進義副尉達魯花赤壽光入禿將仕佐郎王簿保定田鑑典史泗川楊祐曰是舉也在侯若弗刻之於石陰無以播四方貽將來蓋揚我侯之美乎皆喜曰善弗可以弗早於是乞文以記之予觀世之居官虛廢歲月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舉祀典以教其民哉今我侯為縣不但學問文章優於人也其智慮淵泉操行冰玉左規矩而右準繩後政刑而先德教奴視群吏而子愛百姓敬禮賓旅而屈接士類肯甘澆瀆溫清定省盡事親之道以率民使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曾未數月已見政成廉訪使者嘉其能授以獄事數十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泄事之初又能表彰二公之烈以教民可謂大知本矣故樂為之書以告來者

皇明翰林侍講劉定之撰陵縣顏魯公廟記畧

唐平原郡

本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真卿起兵討賊虜也於今為濟南府陵縣舊有篆額書公祠在學宮東南隅元末兵燹祠廢不存將八十餘年矣按察司吉豐彭公勗巡部至縣圖舉其廢構堂為問者三經始於景泰元年正月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既設公像妥靈揭虔真獻合儀迺以書來徵余為記推公正直剛大著於前史其所以建立可為臣道楷範觀夫釗載炎祀迭秉鈞軸誣上罔民奸未易摧也公居憲臺位常伯則閱議雄辨以摧之繼以貶斥而不悔祿山希烈擁兵僭逆鴟張豕突勢未易禦也

公據孤壘持使節則奮身銳志以禦之終於殞滅而不顧若乃玄肅代德繼統承運天步艱難帝圖板蕩於時豈可以易爲報效哉公自壯至老馭外歷內閱四世秉一節義不苟合仁不忍離雖未嘗膺殊眷膺重寄而報國之能事畢矣其視夫世之依違苟且持祿保位奸有未易推而禁莫之摧勢有未易禦而怯莫之禦恩有未易報而恬莫之報者豈不天淵哉祠成之明年辛未六月戊寅記

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上元邵以仁撰二顏墳林

碑有唐開元天寶間安祿山構亂凶虐滔天時有真卿首倡義師戮力報國於是河朔列郡望風響應扼逆賊咽喉領不敢西搗隴蜀二公之功蓋昭若縣寓馬方忠節公之起兵也守備未完賊兵遽至王承業擁兵弗救城陷見執罵賊以死文忠公丁李希烈之叛盧杞輩烏聲獸心擠公往諭卒死蔡州之難余橫觀往牒睹二公遺事輒爲裂眦指髮獨怪當時荃宰無良使忠臣義士懷千古不平之憾而齋志以沒悲夫悲夫按舊志距費東北四十里有村曰諸滿故有魯公祠墓歲久圯隳其十一世孫安上出錢緡買地易置初河東與其從兄忠節公並祀改魯公祠爲二顏祠已而第廢僅綫系鄉賢中余秉憲東土觀茲缺典喟然以爲二人當橫流烈燭之中明委質無貳義其孤忠大節迄今猶能奮千百代上以爲世軌假使之汶汶衆人其何以表忠節而風來禩公有林瑩額地入十二畝漸爲居民蠶食因檄下該縣同沂州學正彭毅稽覈如數循禮修祀事釐舊典而復之庶幾幽明共愉快云余因汶邑志公十六世祖盛爲魏青徐二州刺史居琅琊葬臨沂縣陋巷志云公與杲卿墓在諸滿北山之陽而米元章一統志謂公墓皆在偃師豈公從春卿嘗丞偃師遂家其地也柳忠節公遇害雒陽寄葬茲地後人一槩以魯公墓誤指在偃師耶卽頽安上之徙祠則二公之墓諸滿也明甚豈有公之子孫頽及不可信耶余旣核往蹟

申請各院勒之貞珉庶乎千萬世而下亂臣賊子
革回邪之心而不敢肆而綱常元氣長存宇宙之
內而不至湮滅者或者其有賴於斯與疇昔之夜
余夢捧觴觴公公立而受醕今猶髣髴識其言貌
豈其英烈之氣鬱而未散乎抑亦精誠之所感也
因拜記之而系之以祝詞曰正氣流行渾渾渟渟
在地河嶽在天列星人秉節義遇變而彰於鏢二
公爲禎有唐天與睿謀神資機策誼冠千古忠萃
一宅羯胡矯攘前無勅敵血憤忠激振我雄力誓
衆常山倡順平原奮裾揮袂銳氣若奔孤城決戰
寡不能支舌膏賊刃終無撓詞讒杞搖蠱逆烈逞
獠庶幾悔罪孑身往論一言不合忠告何濟百折
不回甘心伏縊難兄之弟難弟之兄慷慨赴義視
死如生嗟彼食肉從叛比肩二公矢志握節自全
烈日嚴霜可仰可畏千載而下凜凜生氣拜瞻孤
塚魄感精動奕世神孚見公於夢追惟英概古今
罕儔景仰高誼若覩琳球祀典有恪虔醕清尊廟
貌不改侑妥忠魂

贊

賈夏侯湛撰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象介
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滞在言

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孫楚撰顏子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
予猶考

戴逵撰顏子贊

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
隣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

玄迹冥若影響

皇明陳鳳梧撰顏子贊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
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

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頌

唐曲阜縣令張之宏撰顏子頌

若昔帝執覆玉綱
頌則孔聖挺生而

憲章克復故能修人極酌彛倫聲名有度文武不
墜講德泗上橫經淹中嗚呼毆儒墨蹈仁義曠志
鵬海服膺蟻術磋琢金玉鑽仰性情者其惟克公
乎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受業孔門聞一知
十之慧困而能通休休焉拾塵著德貧而不仕
行焉鼓瑟自娛雖行藏坐忘黜聰墮體確乎不拔
澹乎自持猶以農山薰蕕之談岱嶽星精之辨及
夫杏壇華白素王哀一臂之交槐市葉青丹史煥
四科之首輝光昭晰芝蘭鬱芬年代寢遠久而不
忘美哉偉歟美哉偉歟之宏刻鵠見嗤雕龍真譽
昔往禱仙之郡未繫想於王喬今來禮樂之鄉愧
飛聲於宓賤徒以弦歌洋洋韻野翟之朝飛水鏡
澄明希阜鸞之曉舞而都督渤海李公諱庭誨八
命分憂兩岐操慶海澄泓量月灼貞明德之至則
膏雨隨軒令惟行則仁風發扇寔來茲邑泛覽川
原企佇丘墟慨然永嘆曰咸廓猶是鶴鳴千歲之

歌陋巷空存人饗一瓢之樂綠池春盡白露秋生

古往今來曷惟其已皇上禮行鄒魯思闡文明則

夫子乘通三之尊克公烈惟五之長乃顧而謂之

宏曰張令文蔚國章智樹仁策撫光可大譽望克

昭宣聖既以銘馬克公豈宜闕爾恭惟嘉命勒茲

徽猷俾夫亞聖同之前美由是也故得繚宮墻殖

庭宇附鳳翼攀龍鱗清冷萃風瞳矐照日綠樹羸

靡紅藥珍馔林霽轉鶯階香舞蝶宴於斯餞於斯

罷用陶穀案食不鑿命曰稱克公之德歟遂吃墨

舍毫聆奇躡美網鳳策獵麟書牽彼朱絲緯茲黃

絹其頌口珠毓滄溟鳳飛丹穴况德君子聞諸往

說彼美克公儒林秀傑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

四友德罕十哲魯明御敗衛通哀洩宛爾龍蟠颯

然鶴髮意天喪予芝蘭已折日聖皇有道四隩攸

同恩弘天宇令發春風緬懷泗上睿思淹中俯從

魯禮贈此克公天書戾止儒術昭融弁冕丹頰威
光自雄皇情有寔陋巷何空日昭昭良牧彬彬文
質熊軾攔風隼旗繫川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

馮伯簡

疎聳靈鑑朗逸德柔去殺仁深濟物來思懷古中
心壹鬱麥秀已謠黍離云迷爰命作頌傳諸故實
三瞻彼魯國地固人安龜息鬱氣洙泗名端禮經
雲委物產星攢以予作宰諒匪能官蒲城愧仲河
陽謝潘芬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篔簹想雩壇
塗荒露漚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嘆棟宇是
葺金石斯刊悠然千載其芳若蘭四

銘

唐陸龜蒙撰陋巷銘

魯國千聖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桑
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
讚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翬飛梁肉在御
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
宜勒於柴荆贖哉是思
顏真卿撰家廟碑銘
系我宗邠顏公子封邾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給

事申護營柳渡江楓竹兄疾感馳童鄰火斷珥貂
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空便尺牘繼魚蟲
勸君難憤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凜移忠曷
黃門擅文雄三昭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寵褒華
州詰川通小秘書盛名鴻維太保文翰工蒞畿赤
五褒崇登望苑友桂業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
貌融求不祧垂無窮

宋程顥撰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

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
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址巷汗以榛
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
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
以闢井濼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
曰顏樂昔人有心予村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
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
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

論

魏高貴卿公撰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聖合契聽承微言

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彰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巴所以慤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效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之焉耳

祭文

宋蘇軾告顏子文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顯道以終身德

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元楊奐告顏子文

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

公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聊祭以告

蕪訪使劉文祭顏子文

惟公位崇亞聖名冠四科鼓瑟自怡樂道為任有攀

鱗附翼之志無施勞伐善之心禮祀大賢光隆永世尚饗

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祭顏子文

惟公德冠四科未達一間潛心

好學禹稷同冠茲仗節鉞廓清陰暘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載達情意尚饗

春秋釋奠祝文

維年月日敢昭告于先師亞聖克
釋奠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公為仁為邦體用兼備
擇乎中庸去聖一間尚饗

陋巷祖庭春秋祭祝文

維年月日敢昭告于克已復禮卓
爾有立默識心通乃幾於聖爰以仲春秋謹以制
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誕辰諱日致祭祝文

維年月日主祀事某等恭逢
公曰明明我祖道德流芳保我子孫以時思之謹
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追薦尚饗

皇明奉祀顏奉祭先祖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六
月巳亥朔初九日丁未五
十八代孫主奉祀事顏奉敢昭告于先祖克國復
聖公曰孔門三千速肖七十分科論賢誰其第一
才周王佐體具聖人高堅前後洞鑒如神篳路藍
卷其樂忻忻淵源道學萬古稱尊恭惟

皇上道重斯文嗣服云初典禮載敦遣官致祭夙奠
惟寅曾孫率止入謝楓宸復蒙宴飲仍錫楮緡靜
言思之伊誰之勲用備牲酒式薦明陳我祖有靈
鑒此常珎尚饗

顏廟告成祭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二月庚戌
朔越初三日壬子五十九代孫主
奉祀事顏希仁等謹具牲牢時羞之奠敢昭告于
先祖克國復聖公伏念祖廟歲久圯敝徑請于
朝命官改修茲報吉旦咸事起工我祖明明鑒我無
斃謹告

景泰七年頒降祭文

維某年月日某代孫翰林院
五經博士某祗奉
朝命敢昭告于先祖克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
克已為仁德立道明光燿千載茲屬仲春秋謹以
牲帛醴儀用伸常薦尚饗

巡撫山東都御史趙賢祭顏子文

夫子資隣上智
不違若愚受孔

之鑄一步一趨博約竭才克復請事陋巷簞瓢風
清萬世賢子之學尋子之樂役役未遑能無愧作
言過故宅肅戒先期和風慶雲恍焉在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藻祭顏子文

智本天成才
蕪王佐四勿

傳心百代禮樂優入聖域窮而能樂羽翼道統群
夷超卓藻仰止不違思尋樂處再觀宮壙風和雲
霽敬束牲帛肅備禮儀大賢有容庶幾不棄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祭顏子文

惟夫子發
聖人之蘊

教萬世無窮其幾在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其見
夫子之心嗚呼人孰無心誰復初心萬世而下能
復其本來之心即見夫子與天地之心化民持節
東巡慶雲在望肅將牲帛用展微忱

大學士李東陽吊顏魯公文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
慨胡孽之突起值唐

政之弗綱列城失勢以風菲長途眯目而塵揚穴
有首鼠轍無怒螳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
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防既炳見於先幾復潛鋒
於外攘練周兵於在甸峙魯遂於芻糧方其開筵
享士灑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狼屹砥柱之中
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原之喉吭
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無雙當是時也飽晏安
之醜毒嬰富貴之膏肓釁起褒姒禍延金張爭射
利以賣國執扶顛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達於蔽
旒足跡不履於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
舉世之莫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譎使疆藩
脅降年既老而益壯辭不繁而愈昌指山河而誓
死與日月而爭光稽往牒之具在想英風之未亡
瞻廟貌之伊邇恨束芻之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
高原兮蒼蒼

陋巷志卷之六終

陋巷志卷之七

藝文志下

奏疏

元延祐四年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請修葺顏廟

疏

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言欽奉詔書節文嶽鎮海瀆已議加封遣使致祭其路

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

者各具事跡申聞次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先行

嚴加致祭廟宇損壞官為修葺代惟先師堯國公

遊聖人之門以德行冠四科之首不遷不貳聞一

知十雖窮居陋巷而與禹稷同道歷代尊崇盛典

錫之封爵躋之配饗又於曲阜故里立廟以祀之

側聞祠宇年深堂廡頽圯今五十四代孫璉特疏

樊仲林

南來抄題俸金以奉營葺之資見知者雖曰許諾樂施者其能有幾設使化之有餘用之不竭適足以貽笑四方仰惟聖朝以武定區宇以文致太平崇儒重道無不至矣獨於此何其缺然守土者理當申明庶訪司亦宜陳請官爲修葺於江南儒學錢穀有餘之處約量分給恢宏舊貫輪奐一新使顏族安居主祀實國家之盛事也

恭定四年監察御史辛鈞等請加封先師父母疏

恭定四年十月監察御史辛鈞等言至大二年已嘗褒加宣聖之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竊惟亞聖充國公樂道安貧聞一知十德冠四科具體聖人使其得時行道禹稷之功無以異焉側聞朝廷賜錢崇飾顏氏家廟致敬先師禮意至矣獨於先師父母未議追封似爲缺典宜移文禮官若依鄒國公例講究封贈一惟有補於世教亦不負聖朝褒德尊師之美意

天曆二年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 天曆二年五月監察御史李廷實等言嘗謂聖賢有益於生民者蓋以立言垂範光啓後人景化彝倫以詔來世伏惟先師亞聖充國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稽之歷代莫不尊崇近歲廟貌蕪荒已嘗陳請朝廷建議於江淞各路儒學錢糧內給付鈔一千餘錠已於闕里陋巷故宅重建廟宇殿庭廊廡輪奐一新但碑石未立似爲闕典職居言路理當建明誠宜聞奏命翰苑詞臣撰文紀其實事刻諸琬琰以示方來庶廣聖朝崇褒先師之美意

至順四年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 至順四年六月監察御史王守誠等言嘗謂追尊聖賢雖在消修乎時祭載述功德尤當大紀乎豐碑竊念先師亞聖充國公廟貌聖朝於江南學校檄降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

尚未建立禮宜聞奏修撰銘文以彰國家之盛德
斯文幸甚

至元四年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請充國公廟落成

立碑疏 至元四年二月監察御史焦榮祖等言竊
惟追崇聖賢尊往哲之名教纂述道德昭

明世之微猷伏念先師亞聖充國公廟貌已蒙聖
朝於江淞學校撥降錢糧修蓋俱已完備其碑石

因未建立又復聞奏命馬中丞撰文後值本官改
除以致因循未完如蒙憲臺聞奏再命翰苑詞臣
撰文紀其事寔以彰我皇朝崇文重道之盛典不
勝幸甚

皇明正統四年顏子五十九代主祀嫡孫顏希仁請

建碑疏 正統四年十月初九日充國復聖公五十
九代主祀嫡孫臣顏希仁謹奏為修理事

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為因陋巷故宅祖廟年久
塌倒神像暴露請蒙行在工部尺字一千七百四

十三號勘合奏准着落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
於附近滋陽等縣起撥夫匠照舊修蓋止有貞素

夫人寢殿其餘見已將完其先祖充國復聖公廟
宇荷蒙

聖朝修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准奏
乞

勅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寔用彰
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謹具奏聞

景泰六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請撥祭田

疏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徐有貞題臣先因公幹
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裔孫翰林院五經博士

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已有前元時撥賜贍
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

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
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

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耕種年久不還先有顏
氏裔孫顏希仁赴京告理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

勘其各占種人戶李沉等初間亦各承認願還供
 結明白柰緣彼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
 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猾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
 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
 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浩大雖得前
 田尚不足用何況於無希文雖幸蒙
 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柰舉族之人未免饑寒
 無以養瞻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竊念
 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
 君所共尊禮故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
 廟矧乃

聖朝敦典庸禮之盛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恐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
 乎臣又伏見

皇上親幸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
 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
 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
 之苦有司不為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

賢之宗教抑且有負
 皇上之德意豈不為盛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

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
 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的當官員前往

本處會同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將前項原係顏孟
 二氏贍廟祭田沿坵履畝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
 納糧者乞行免納未納糧者就便追還仍行從公
 分撥與顏氏三十頃孟氏三十頃令各照舊收種
 並從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
 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爭占住種
 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地供贍不敷及
 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
 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
 助糧以供贍之尤見

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

皇朝之盛恩斯文幸甚緣係給復先賢祭田事理未
 敢擅便具題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官次日

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附近彼處空閒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為業不許諸人爭占違了的不饒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成化十八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顏公鉉乞灑掃人戶疏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顏公鉉謹奏為乞

恩修理事荷蒙聖恩修葺祠廟陋巷故宅豎立御製碑文

欽賜祭田以供粢盛設學校以訓子孫調徭役以優貧族授官職以俾世襲崇儒重道比之前代愈加

隆盛切見孔孟二廟俱有灑掃人戶看守廟宇常川修理惟臣祖廟未得霑恩即今廟宇廊廡牆垣歷年既久每有損壞未免煩擾有司動勞民力比與孔孟二廟相同伏望

皇上憐憫乞勅該部量撥灑掃赴廟看守修理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孔顏孟三

聖賢廟宇歷代所崇而我朝列聖尤重其孔孟二廟既有看守洒掃廟戶而顏

廟獨未僉點誠為缺典及照孔廟固所難比孟廟既有廟戶顏廟亦當量僉數戶專一看守洒掃遇

有壇垣傾頽廊廡坍塌就令用工修理免致動勞民力但僉點看廟戶數係于恩典本部未敢擅便

定擬伏乞聖裁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翁世

資等具題次日奉聖旨是照孟廟戶數僉與欽此欽遵

成化二十二年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世襲五

經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顏子六十一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顏公鉉

謹奏為乞

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聖廟世蒙

恩典代代相因至我

聖朝尤加崇重既設廟尸以備洒掃復賜祭田以供

案盛恐恩湮沒又建

御製碑刻以彰

天寵慮臣陋巷奉祀為重命世襲翰林清秩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蔑以加矣臣忝承宗祀不

勝感激但臣祖廟近在孔廟之東自正統年間重

修以來屢為風雨所壞見今正廟損折大梁二根

御製碑樓并門廡等項亦已踈朽不堪觀瞻先因

欽修孔廟不敢並奏緣今孔廟將完事項已有定體

但得十分之一事即可集不惟臣祖獲安其靈抑

且奉祀得展其禮往來官士拜謁臣祖之廟寵光

相映亦以見

皇上洪大之恩普施於今日矣如蒙准奏乞

勅該部轉行巡撫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會同布按

二司親詣本廟看計工料仍行原委官員量存夫

匠從便修理斯文幸甚臣下幸甚為此具本親齎

奏聞該工部覆切惟孔門從遊高弟而顏子名列

四科之先

朝廷致祭孔子而顏子位居四配之首其廟在曲阜

乃係先賢生長之地後人瞻仰之所今五經博士

顏公鉉奏稱孔廟修理將完要量存夫匠將本廟

從便修理一節合無准其所奏行巡撫都御史吳

節及巡按監察御史公同布按二司官員親詣相

看如果損壞是實相應修理就將合用工料夫匠

一體支撥修完備將支用過工料及廟宇間座數

目造冊奏繳以備查考緣係修理顏廟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二十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日本部尚書謝宇等於

奉天門奏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弘治十五年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顏公鉉乞修廟疏
顏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謹

奏為乞

恩修理事切惟臣祖顏子傳道孔門配饗文廟世蒙
恩典至我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隆古莫加矣緣臣祖廟近在孔
廟之東自成化二十二年奏蒙

天恩准令修理以來連年復被風雨所壞見今
御製碑樓櫺星門坊牌俱各倒塌及正殿兩廡等房

木植損壞磚瓦脫落滲漏數多不堪瞻視誠恐日
久勞費愈多臣切見宣聖廟近蒙

欽命撫按二司等官會議修理將完乞賜推恩將臣
祖廟量為修理務在堅久庶使臣祖獲安其靈而

臣奉祀亦得以展其禮子孫奮勵亦得以圖補報

如蒙准奏乞

勅工部轉行撫按會同布按二司官員計料量撥夫

匠修理庶得雨露均霑不勝感恩之至為此具本

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該工部覆稱臣省得五經博士顏公鉉奏稱顏

子廟宇

御製碑樓櫺星門坊牌俱各倒塌正殿兩廡等房損

壞滲漏要行修理一節緣係彼中事情未經行勘

難便定奪合無行移山東巡撫按官員嚴督布

按二司守巡等官親詣所奏去處逐一相看前項

殿廡門房等項有無倒塌損壞滲漏見今修理孔

子廟度有無損壞木料如果相應修理即便料計

明白處置停當徑自具奏定奪緣係乞恩修理及

奉

欽依工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十五年七

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曾鑑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詩

宋羅從彥謁顏廟詩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簞瓢一味長

元汪澤民謁顏廟詩
祇命適東魯晨征趨孔林旋過亞聖廟俯伏肅靈襟

覽遺址稱賢到於今一簞樂自足千駟名空沉鳳鳥時不至驥尾胥附深為邦問禮樂用舍孰知音愚生後百世歲月徒侵尋博約賴明訓庶矣復初心

蓬山劉德淵謁顏廟詩
樂道安貧正妙年當時德似枉著微名慕大賢行冠三千自慚魯鈍渾無

皇明太子洗馬羅璟謁顏廟詩
和粹真如四序春先師精蘊發公身為邦

禮樂傳王佐陋巷簞瓢樂聖人虹氣貫空遺井在龍紋繞石御碑新從容四勿為仁地千古寥寥魂後塵

都御史長洲徐源謁顏廟詩
廢井荒原古廟高昔賢曾此伴簞瓢經祠

賸有碑遮眼過巷猶餘草沒腰一室當時非困苦寸腔千古識英豪休云魯有三家富故國無緣覓草蒿

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謁顏廟詩
至德不出世所居必有隣依依闕里

東見此陋巷村天資本純粹况乃沾陶甄禮樂以為邦克復以為仁當時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傷哉仲尼慟此涕復何人公

封與廟配俎豆垂千春古祠久荒敝廢井尚未湮

洞酌代明祀泠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响嶙遙瞻孔林在且薦清

溪蘋

提學副使江東陳鎬次李東陽韻

皇天良有意聖哲生為隣祥雲

與瑞日照映魯元村及門自翳齒至寶造化甄依歸既得所斯須豈違仁了了發聖蘊一一親見聞躬行久忘我安知孰為貧蕭然陋巷居樂哉獨斯人寸心不盈掬浩蕩萬物春我來後千載世遠道未湮故井蓄腴旨高瞻拱元神遺澤何深長雍雍有聞孫寄囑尼防外雲霄兩嶼响何以慰予思盥手薦芳蘋

國子生長沙李北生謁顏廟詩

天教摧折病中身幸自東來見道真

萬里程途稱健步千年廟貌識瞻地洙泗能回獨往神廢井分

青春宮牆不隔高憲未為貧

禮部尚書吳寬謁顏廟詩

魯人有東家顏氏非西

荒村古屋自增輝累代加褒甄繼昔心不違至今里稱仁賢哉復聖語後生庶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指途藉居人是時屬炎暑蕭索如初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頽堙入詞重瞻拜辨香贊明神終退見貧者疑為原憲孫

僉事普暉謁顏廟詩

浮雲散盡杏壇空請事先登數仞宮三月不違天地德一

瓢甘受古今窮纔教雪化紅爐裏便惹霜飛綠鬢中幾度祠前啼杜宇落花流水怨東風

叅政四明陳沂謁顏廟詩

好學稱顏子賢哉百世師不堪陋巷日那惜請

車時慟哭身應喪行箴道在茲子孫同報典天地是終期

吏部尚書太原喬宇謁顏廟詩

夫子闡人極群儒領聖傳論年傷太

早聞道許誰先禮樂為邦問簞瓢陋巷賢章縫漸
後進不敢忘蹄筌

監察御史瑞陽熊相謁顏廟詩孔廟還顏廟遺容
拜儼然當年惟善

學千古共推賢天地蒸嘗永雲仍賞祿延如君元
未大何用壽如錢

崑山顧夢圭謁顏廟詩古木失歲月瓢飲存嘉名
寧知沒齒瘁乃有千秋榮

中虛蘊英發和粹含神明廟貌亦如愚圭衮非其
情至人實所受砥庠較虧盈三桓故堂庶惻愴郊
原平

僉都御史吳郡徐理謁顏廟詩孔門三千士速肖
七十人子淵得宗

傳具體德維純博約功已至三月不違仁盡發聖
心微萬世教斯民凡人所景行况乃後代孫承家
緒已遠學道力須勤故巷翳喬木闕里接芳隣心
齋有餘樂豈厭簞瓢貧企止千載上祖孫分猶親
勉振前哲風勿與常人倫

侍郎東萊儀銘謁顏廟詩洙泗清且連流派何瀾
彌泰山時且高下土俱

瞻企况茲賢聖裔家庭習詩禮聖容不可親名教
尚可體儼然如對越昕夕頓首稽華軒深意存水
木窮源抵千載餘清光無愧顏氏子

駙馬都尉廣陵趙輝咏如愚齋顏子如愚稱亞聖
雲孫接武更堪推

祖宗實行真能踐窳柳虛名詎肯師聽受不違聞
教日發明斯道燕居時循循勉勉功無怠漸有深
潛純粹姿

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謁顏廟詩亞聖天資高萬
里何昭融水涵

玉壺潔月浸寒潭空宣尼闡精微未言心已通悟
徹總釋然無辨如不聰慶澤委千載紹述超凡庸

詩歌念祖德聿修貴崇功勛哉慎終始令名垂無窮

尚書劍江黃載謁顏廟詩惟人之生降衷自天形既具矣理亦賦焉形具

則同氣稟有異清濁之判曰愚曰智有美顏氏清明在躬謙以自居寬以有容言與行符表與裏一屏黜其華敦崇其實謗而弗辨恐而弗驚處困而亨用晦而明齋居翼翼樸而弗飾宗祖之規慎守不失

翰林侍講安城吳節謁顏廟詩昔賢侍聖師每語輒終日春風滿庭

除渙然自冰釋孰知大智資偶與不慧匹及觀日用間所履皆聖轍迨今千載下學者仰矜式賢宗有雲仍揭扁表遺澤顏林鬱蒼蒼景止在斯夕博約修交修庶用繩祖德

太常少卿四明鄭雍言謁顏廟詩淳粹天資衆莫如聖言聽受只

如愚中心融會消渣滓至理昭明味道腴由是當時稱亞聖今看後胤式賢護學須師祖勤加勉莫作區區章句儒

大理少卿淮南楊復謁顏廟詩高志冲虛玄遠懷極蟠際將與大化

叅肯爲小道泥魯儒貫一妙陋巷知十慧披襟宜自當舉武信何滯矧生過化所而作先賢裔接地固已靈聞天可無嘆有卓期必進聿修豈令替欲雲全蕩除心日定清霽深探聖學源默合孔宗契

淨鑑恒用拭浮埃詎能翳惟祈性靈悟不待唇舌諦鴻鍾叩即應急電覽難繫方寸如海涵萬物可神制生知所求並夕死何庸計潛德昭四科英聲落千世欲垢勤洗雪道轍力登詣須加典墳功勿懈朝夕勵曩聞鐵研刻茲擬孫戶閉

國子祭酒閩中蔡經謁顏廟詩陋巷名猶古危祠構翼然潛心由博

約見道到高堅學已優希聖天何惜倏年只今尋
樂處千載若生前

御史南海鄧直卿謁顏廟二首純質天豐亞聖資
云胡三十髮如絲

欲知好學人難並都在篔簹獨樂時
夫千當年憾起予不違魯亦驗私居潛心聖蘊今
猶賴速肖諸賢總莫如

禮部尚書安定王弘誨謁顏廟詩孔門稱庶幾其
惟顏氏子終日

嘗如愚好學真罕比克復既請事高堅悟卓爾具
體亦已微惜未見其止陋巷想遺芳賢哉懷闕里

進士沈應乾謁顏廟詩千年充國一愚人終日忘
言意已神龍德何緣終遯

世斯文不幸又生榛一瓢滋味誰堪共四勿工夫
天絕塵天若憐才類必壽未應尼父獨安仁

知縣濟川王田咏景哲軒彼媿明達士於衷良孔
忱天人有至理毋貳爾

為心和順於道德既往誰復任延經觀周孔冲融
開胸襟鳶魚徒飛躍盲瞶忘色音嗟哉顏氏子企

仰若登臨靜極觀大化築室尼山岑河洛通天地
春秋亘古今寥寥千載下聖賢余所欽

工部主事胡瓚謁陋巷詩嘗聞負郭有良田真樂
陶陶最是賢何事簞瓢

名故里人間不可泰瓢淵

監察御史郟城任文獻寄顏翰博詩杏林爾祖獨
替心嗣後衣

冠直到今禮樂文章昭至治廟堂絲竹緒遺音魯
城門巷誰云陋

聖世恩波到底深天下歸仁千古重傳家無負四篇
箴

江陰張袞謁顏廟詩新廟峩峩依闕里死生何敢
負門牆也知三月不違地留

得千春奉祀香好學可憐尼父抱齋心能定魯人
狂風雲載色瞻英爽欲洗塵襟問坐忘

魯藩將軍當沔謁顏廟詩

復聖當年志安貧陋巷
居名高諸子德力讀五

車書廟貌今仍在
一疇

何格謁二顏祠

榛棘開祠廟丹青列弟兄
出牧龍衮不知名報國身俱殞除

兗志未平虛疑防水曲洶洶誓師聲

翰林學士東阿于慎行謁顏廟詩

素王官闕魯侯
墓宛國崇祠此

並開位冠元公師友會道同皇佐古今才虛亭玉
甃疏胥井舊巷璇題鎖繡苔門外依稀餘輦路前
朝曾覩翠華來

陋巷志卷之七終

陋巷志卷之八

藝文志附

誌銘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

孫墓銘

銘曰琅琅世父明德是矩孝以仁親忠期
輔王周旋禮法精究訓詁行懋珪璋文彪

龍虎高標天府震耀區宇前載千官
畿就列赤縣斯偃棣華交輝灑翰如雨洛陽毗貳
著作布武載筆龍樓觀光龜組玄宗褒異爰發傳
伍不入掖垣翻飛江沂沂其父典憲斯侮望開
爰歸優游不吐名公虛左濠上爰撫方俟同升遽
愆多祐一麾屢黜百贖爰補翼子方多教忠則撫
吁嗟太保為國十櫓取義舍生悲今邁古皇恩自
葉超贈秘府存沒哀榮幽明赫眎真卿追痛銜恤

顏真卿撰左衛率府兵曹賜緋魚袋顏幼與墓銘

銘曰兵曹樂只於穆不已華州之孫少保之子溫
溫體度嶷嶷容止非禮勿言唯德是揆人倫領袖
宗廟簞簞佩服典常顯精文史汾睢藏事新息入
仕忠益上官總持綱紀奉養繼母必躬珥肯綮族
亂宗群居咸喜歌舒授律石堡俟倚命我翊戎寵
章斯被鯤溟未運鴻漸伊始不與之年云如何里
宗敬安養嗣徽昭美合葬既遵從周有斐予嗟窘
束不獲躬視寫根立銘告哀中祀

顏真卿撰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朝散大夫太常寺

丞兼常山太守顏杲卿墓銘

銘曰太保烈烈抗茲

身殺玄宗宗仗信售詐兇羯寵極災挺稱兵向闕河
朔鼎沸潼關晝閉天下寒心王旒若贅地豕十萬
淬入霜雪公以渺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土門披
抉人知效忠國用不艱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
來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誓不絕先聖感忠保
儲贈揭刻諸金石恩表墓綴遠莫致之留斯江滌
日月有旣微猷無缺

顏真卿撰正議大夫上柱國金鄉縣男顏允南墓

銘

銘曰莊嶽熊潭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

惟我仲昆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惇清識
永微部儀玉溫詞華藻絢翰墨雲繁通究理體精
詳政源爰初發跡屢振瑤琨尉邑何陋評廷不寬
衮衣補闕繡服榮敦神州列掾會府掌屯司膳王
封迴薄飛鷺乃佐教胄載光儒門未登鷗鼎奄謝
鴻鴛伊昔不造實賴能存下光棣萼上潔晨殮惟
君教導曷惠拯援今旣絕矣哀摧忍言何以真懷
勒銘忠諛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顏真卿撰侍御史充荆南行軍司馬朝請大夫勳

上柱國顏允臧墓銘 銘曰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惇睦

禮用和貴地地美言嶽嶽高義行絕枝葉心無陂
諛經德秉爨拔萃出類環衛入仕牽絲作尉沉衆
與人檢莊蒞事一作象雷六為天吏豪右懼威憲
臺增氣群公虛右天子思媚守挹讓郎得仁奚懟
司刑棘寺理法明貴儲闡載升亞尹斯位七德繫
理萬人攸蕪黃髮未登青雲方致云如不淑奄忽
云諱國喪威寶家摧脛臂以此思哀我生奚寄反
葬何所先隴之次灞水東流終峰北摯勒銘金石
盛烈無墜

太子右庶子令狐垣撰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誌銘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盛故

能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
行諸已而馭化其惟盛德乎有唐贈司徒魯郡文
忠公顏公奉大順為元功建大節為至忠以安橫
流以紐頽綱秉是一心祗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
八月三日躡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
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有三日嗣子櫟陽尉顏祕
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
徹懸震悼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
墓所遣中謁者吊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石命太
常考行誅德謚曰文忠凡厥士庶臬方侯伯識與
不識希聲想形莫不惕焉刑馬感慕思齊為人子
者益孝為人臣者益忠為人弟者益順為人吏者
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刑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琅
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回曰好學知幾道亞
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為海
內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寃魂誌及文集藏於書府
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有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
府列於國史魯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

甫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
 太子少保儲和葆冲是感間氣用集於我公公受
 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玄遠節行不群早孤太夫
 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
 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其味道藝
 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
 尤攻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
 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
 甲第作尉醴泉又以八使表能遷於長安未幾拜
 監察御史薦承詔旨巡撫河隴曾至五原有冤訟
 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伏時方炎亢而甘
 澤澍焉巷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戮於名教者
 朝廷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理法憲綱震
 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楊國忠以外
 戚登庸惡不附已者出為平原太守公性本弘裕
 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寬征
 徭以勸學令不肅而信行教不敷而化洽十四年
 賊臣安祿山豕突蟻動逆常干紀徵師矯命自薊

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馬有人臣忍容巨逆
 必當竭節恭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
 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
 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乃表其
 伏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
 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愷中丞盧奕御史
 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脅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
 使收三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
 朝以薄俗罪已及得公表大悅稱嘆者久之顧謂
 左右曰顏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爾因就拜戶部
 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使仍賜以詔
 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
 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議憤激於
 粟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於闕下遂通太原之
 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漁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
 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各擁兵數
 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鄴郡太守王燾被祿山移

攝河間憲俾掾李與斬偽署河間長史杜蕪睦以
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勇
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秘其謀清河詞客李萼
少年有才獻奇於公以通隣好增補軍實前殿中
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
張澹清池尉賈載各舒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
進明衆同甘苦莫不畢力惟公之使賊帥表知泰
恃衆犯我聊城之西公一鼓而破之夷斬萬計其
時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絕燕
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大破賊帥史思明於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
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
賊之根本欲堅其意乃割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
通問蕪遺之軍資十有餘萬而寇陷京師駕在靈
武往來傳置梗扼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蠡丸
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達以聞因奉詔旨肅宗即

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繫茲是賴
又遷工部尚書蕪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
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兵十萬
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如决
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議
無幸給不敢委身待禽貽國之恥遂與麾下歸於
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尋蕪御史大夫西京平公
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及留出爲馮
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克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
構貶饒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克浙西道節度使時
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萌公乃訓備帥利五刃水
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垣奏以爲過防駭衆
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
陷江淮李垣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
怨垣之沮計馬御史中丞敬羽詐妄取恩惡公剛
直乃以謗語陰中之天威赫然責命斯極貶蓬州
長史代宗卽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
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

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未
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尚書右丞及
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
進封魯郡食邑貳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每有
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摘如將規之載心
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公以祭
器不修啓於宰臣載因奏公謗讟時政貶陝州未
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尚
清淨長孤養耆徹冗浚隍式庶明進賢碩特責大
指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公耽嗜入籍卷不釋
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
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撫華撮要
因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六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
海自未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註吳興集十
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世大曆末奸
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拜
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歲於
集賢書院及祕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

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
宗晏駕朝廷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祇
護陵寢卒禮無違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
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權臣所忌遷太
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建中四年賊
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狼方熾或
論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馬避之旣見希烈奉
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媢罵不
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久
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判臣李元
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厲氣
叱責叛者慙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
執公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窬於側或積薪於
前或給以瘞填或劫以焚鏢霍毒萬計期公毀節
公謂之曰願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
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汴州是時公幽辱
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爲墓誌以見其志是年
遇害於蔡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

作藩牧人常以安居厚俗為務獎善罰惡為志言
 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機於心植操則夷
 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直
 也蒞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其美行乎至儉強暴
 莫敢衝千鈞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醜
 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已下士不
 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鷦衣必與抗禮在平
 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後鎬位
 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姪
 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而無
 慙動而有光便於已希權倖不為也君有命蹈湯
 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在報國不圖生故
 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
 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於雅
 什僉以為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
 克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賸儒府述古
 立言文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
 昭後嗣何觀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萼乃刻石建

碑旌於不朽以垣嘗忝公會府公卿之末備位史
 臣俾讚丕烈求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
 真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侃然
 正色潤我王度作藩於德賊為豺虺流蠱下國公
 整王旅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飈
 半為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出全庶人入奉宸
 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
 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用啓土宇俾
 候於魯式是百辟彛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擾淮浦
 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
 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屢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
 惟熙昔人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
 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
 沒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皇明三氏子孫教授王奉祀事顏池墓表

公諱池字德裕初任

山陽縣主簿繼任宣德府教授孔頴孟三氏子孫
教授祖諱椿仕元任祖廟監修提領父之美字宗
德初任天成縣教諭繼任益都路學正再轉廬州
路教授陞文林郎東明縣尹三子長曰渙次曰濂
次公也公二子長曰奉次曰榦榦早逝女四人長
適曲阜縣世尹孔克幣次子希幹餘皆適名族孫
男一人曰希仁孫女二人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
宣三氏學錄王塘子也餘在室曾孫女二人於戲
公生爲賢喬歷官多方沒著馨香光賁閭里可謂
克紹家聲而不墜祖風者矣其流芳紉慶茂被宗
族也宜哉

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廣平張敏撰主奉祀事頌

奉墓表

居陋巷主奉祀事頌公捐館之四年是爲
皇明宣德之五年也其孤希仁以學錄
王先生所撰墓誌行實再拜稽顙來告孤不幸早
失怙恃上無伯叔中鮮兄弟以夜哀思有懷二人

因極恩深無繇補報潛德弗耀未獲表揚誠天地
中之罪人也茲欲刻石敢以文請言旣涕零余惟
天經地義不越於孝顯親揚名必資於文以是心
至可謂能子也已按狀公諱拳字克膺姓顏氏復
聖公五十八代孫也高祖諱寶曾祖諱椿在元爲
祖廟監修提領祖諱之美仕元任天成儒學教諭
陞益都學正廬州路教授父諱池字德裕仕元任
宣德路教授文章政事具載廟庭事紀池生二子
曰奉曰榦榦早逝奉卽克膺個儻豪邁不拘小節
能幹蠱喜談論商確大義洞合軌範統領家務井
井有條宗族以孝稱鄉黨以弟譽凡遇祭祀竭其
誠敬賓客往來傾資弗吝人有喪事匍匐往赴家
門重輕悉在掌握閒中風致酒邊棋局蓋羨有之
嘗自謂曰吾祖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吾雖
不能效法於萬一敢不以清白自守用是敬畏小
心無敢自怠富貴利達畧不動心人咸服其襟度
惜乎年不配德僅五十七歲而止其生也洪武三
年九月十五日其卒也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娶孔氏宣聖五十六代孫士巖女柔嘉貞淑克配華胄子卽希仁有巧思聰慧敏洽綽有父風女二長適淮安府學訓導王宣士族也次在室繼陳氏温柔詳雅女一在醮祿中孫三曰議曰讚曰諭俱讀書可造嗚呼顏氏一門自復聖而下千八百餘年清白相繼歷六十餘代綿綿翼翼愈出愈奇上有令祖下有賢孫其所由來遠矣詩云孝二不匱永錫爾類其孝可謂源源而不竭矣謹將事實次第於右俾觀者有以知公之為人銘曰美哉顏氏復聖之孫儻豪邁與衆不群主奉祀事必躬必親統領家務有要有倫言談舉止動合軌輪宗族鄉黨孝誼惟均勤以幹蠱和以奉賓棋局笑傲弗計朝曛婚姻死喪匍匐遙臻富貴利達視若浮雲簞瓢陋巷貽祖傳孫刻銘斯石君子攸聞

南京國子監祭酒泰和羅璟撰主奉祀事顏希仁

墓表 充國復聖公廟在曲阜陋巷顏氏子孫世居廟下主奉祀事入

皇明每遇朝廷行大禮念先賢之後恩必頒及焉先生諱希仁字士元別號景哲叟曾祖之美元東明縣尹祖池元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學教授父拳力田不仕先生自幼聰穎秀異嶷嶷群兒中稍長遊三氏學讀書習禮日有進益教授廣平張先生敏學錄里中王先生壩俱嘉獎之壯益博覽經史言論英發雅好賓客周窮恤匱尤篤意祖庭事見義勇爲宣德癸丑至京屢上言祖庭頽圯貧不能修

朝廷持詔有司發帑藏一新廟宇擴其規模御製碑文光耀永遠正統中以族方困於里後具述

恩例陳戶部移郡縣悉與更定除豁前元賜贍廟田三十餘頃兵燹後爲豪猾侵占白之當道轉聞

於朝復其舊仍撥賜佃戶十餘納租供祭人皆謂先生有功祖庭不愧主祀者也正統中族人奏爭

主祀先生具述源委以聞朝廷命各取其譜牒大臣爲之辨證聖斷洪武永樂以來世居陋巷者俾爲主祀議遂定

天順壬午

英宗皇帝命主祀者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異數也時先生已卒先生之子議遂蒙始封尋坐罷孫公鉞繼襲馬人又以爲此天所以報先生也先生生洪武丙子正月十七日卒景泰六年十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一葬顏林先塋之次配陳氏有淑行生年與先生同後先生十一年卒得年七十有一附葬馬子男三長卽議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次讚論女二闕里孔公玉公常其壻也孫男五長卽公鉞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次公鍾公祿公鈇公鈇曾孫七人先生之葬已久議欲刻先生之遺行墓上未有書之者礱石以俟公鈇承父命屬三氏學錄孔君輔文述行實介其姍家南京大理寺丞魏君廷珮求余爲表余惟先聖設教杏壇顏氏在弟子之列者凡八人迄今二十餘年歷戰國逮漢唐宋顏氏子孫之賢者文行忠義載在冊史前後相望固不可謂無人然顏廟主祀非取之世居曲阜者公論亦何所定哉此

聖明之斷昭如日星群議雖多冰消霧散矣亦先生積誠祖廟有以迓承之歟惟後之子孫尚亦務學修德克已復禮繼前人統緒之傳答聖明崇重之典則宗祀之承可永無斁矣表之墓石用勸後來

三氏教授河汾王珙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顏

議墓誌銘

府君諱議字定伯兗國復聖公六十世嫡孫也曾大父諱池字德裕仕元歷任

宣德府儒學教授山陽縣主簿三氏子孫教授大

父諱拳字克膺父希仁字士元明經博覽隱處弗仕先後俱居陋巷主奉祀事正統以來宗系爲別

族所亂大府君力辯之數十年而未定府君幼而警慧言動不苟大府君深器之嘗謂人曰正吾家

之宗派主吾祖之祀事其在是兒乎既長踐履篤實歷練明達事至物來如庖人視牛洞析肯綮始

無疑也交友以敬終始惟一善於談論壘壘不倦遇權貴勢要畧無挫志鄉鄰有饑者食之寒者衣

之婚喪不能舉者資之其救人之急類如此天順

命下廷臣集議皆舉大府君正統時辨證已蒙

聖節赴京朝賀或賜內筵或給路費眷寵非一恩至

天子視學勅禮官行取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陪祀

先聖先師禮成

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官錦襲衣宴於禮部於時朝

賀未有宅第未給脚力府君入奏可之賜以東安

門外官舍一區水陸往還給以脚力永為定制前

此未有成化丁酉歸老于家子公鉉以嫡應嗣如

府君官職弘治改元戊申復舉視學之典公鉉偕

三氏子孫至京一如府君恩例何其榮且幸歟母

陳氏里人陳貴之女有淑德昆季三人生於求樂

戊戌六月二十八日卒於弘治癸丑二月十九日

得壽七十有六配杜氏晉府教授貞之長女子男

三人長即公鉉今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娶山西

布政司右叅議孫昱長女仲曰公銅早逝季曰公

鉉娶宣聖五十八世孫孔公春次女克紹先業亦

能子也女一人適宣聖五十八世孔公慎長子彥

富男孫七人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清重文重章

皆森然玉樹所就未可量也女孫四人以今年五

月二十一日扶視歸葬祖塋懼其久而潛德弗彰

托學錄孔公璜輔文所狀事行請銘於余余忝教

三氏不得已遂為之誌銘曰不辱以承其先不倦

以傳諸後宗系以之而定世官由之而作宜享壽

祉而竟止於斯冥冥所施又將誰尤

陝西右布政使邑人臧麟撰翰林院世襲五經博

士顏公鉉墓誌銘

正德庚辰九月四日公被疾考

副都御史鳳為狀屬銘於予將以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刻石從柩以掩諸幽蓋余與弟視公為中表兄義不容以文辭按狀公諱公鉉字宗器復聖六十一代孫曾大父諱拳字克膺以世嫡主奉祀事大父諱議字定伯始授職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詔考諱議字定伯始授職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詔嫡子孫以次承襲妣杜氏同邑人晉府教授徵之女公自幼天性純篤不妄言笑比長遊三氏學獵涉書史通大義成化戊戌厥考棄養乃嗣職孜孜崇象是念仰謂祖賢雖前代及列聖褒崇極至而執洒掃者視他廟為殺乃奏於朝制允之特籍郡民二十五戶以充役甲辰受勅進階修職郎丙午歲載念祖廟漸圯亦具奏得請遣官修建

孝廟及今上登極兩視太學皆遣使敦取陪祀禮成咸荷紵絲襲衣及享燕禮部之錫實異數也祖林週垣久未約築家乘名陋巷志亦久失纂集廟廷尊俎諸器

殘缺苟簡莫稱登薦皆言於當道興築刪述鼓鑄之弘治壬戌復以前營葺殿宇課章屬工未盡得人旋就頽壞再言於朝得析孔廟修建餘資鼎新御製碑文以寵飾焉奎音宸翰振耀古今皆孝思之所致也厥考先卒二十餘年母杜氏壽登九十餘公年亦踰七望八而承頽順志無怠及居喪猶不輟擗湧視弟公鈇友愛篤至撫諸姪亦有恩接人以禮不為偽言危行至於賙貧恤匱能脫然弗為靳族生繁衍或遇凶歲必力請撫按諸臣以賑救歲時入覲宰執卿佐而下稔其性行皆推行相與故尊祖諸議無或寢沮誠能動物信不誣矣正德庚午以耆年謝祀事子重德嗣職公徜徉於長林逝泉問世之浮慮舉不膺於心戊寅忽遘異疾醫藥竟弗效至是卒公生於正統辛酉六月二十七

焦世德

重式孔出女三長適儀賓孔諱子公澤次為鉅野
 府輔國將軍夫人次適南京吏部主事李承祖男
 李亢孫男九孫女七惟公豐頤美髯端重有度見
 者知其深篤之器且謙謙自牧厚重不伐未嘗失
 色於人故人無賢愚樂親就之顧縻於世守不獲
 大有所為以顯著於世然繩武象賢凝恩熙寵光
 及先後亦足無愧矧子姓之賢或賓親藩或業國
 學簪紱之榮蟬聯未艾天之報施尤足可徵尚復
 何憾銘曰復聖受國實開其祥奕世毓德有衍弗
 忘

聖朝奠宇寵命淑彰內翰推錫垂裕無疆逮公嗣秩
 孝敬愈將廟貌疊建惠順蒸嘗

天恩屢及休被烈光壽登八袞保艾隆康委存而化
 履行嘉臧人懷族慕遠邇胥望魄雖茲閱神固洋
 洋我言昭銘式沛來芳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琅瑯王璟撰翰林院

世襲五經博士顏重德墓誌銘

嘉靖戊子春正月
 十有三日太學生

顏君重禮自著伊兄顏府君行實之扶具腆儀自
 曲阜數百里遠抵沂陽詣寒舍拜請余銘以圖不
 朽予昔總憲西臺時每歲
 武宗聖節必會府君於京師誼弗可辭讀狀曰君諱
 重德尚本其字別號西莊究國復聖公六十二代
 孫曾大父諱希仁明經究史隱德弗耀正統庚申
 奏請九重

欽

命主奉祀事大父諱議始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仍承詔命嫡子孫以次承襲議卒考諱公鉞襲
 前職妣孫氏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昱之長女繼妣
 孔氏先聖五十七代孫訶之次女儲祥衍慶篤生
 府君馬府君天性惆儻與物無忤少游三氏學博
 涉經史書繼鍾王既長孝友謙恭與大夫士交敬
 而無怠府君弟四人曰重禮太學生未仕曰重道
 魯府儀賓曰重賢太學生早卒曰重式先府君二
 十七日不祿與弟友愛甚篤祖遺產業悉讓諸弟

凡宴集游行必偕會堂內一季父諱公鈇府君事之猶父供奉殷勤待諸族黨饑寒婚喪惠利多及惟力是盡正德壬申先考年老休致府君替職奉祀慎勤每遇

聖節入覲錫宴賜寶鏹充路費嘉靖改元駕幸太學行取府君赴京陪祀賜衣一襲錫宴禮部

偶於嘉靖丙戌六月倏罹疾疾屢延醫士藥罔奏功荏苒踰年竟至不起迺其生成化已丑二月七日卒於嘉靖丁亥十二月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九

壽不滿其德士林鄉曲甚惜之族屬無間親疎遠邇傷痛弗勝娶鮑氏同邑浙江山陰知縣克敏次

女貞靜慈慧徽懿柔嘉先府君卒側室劉氏醇謹靜莊賢能內助男二長曰從祖聘宣聖六十二代

孫翰林院五經博士聞禮長女次男尚幼未名女三長適魯府鉅野奉國將軍淑人次適同邑河南

修武王簿魏正子如愚次受聘同邑太學生鮑繼昌子東山以今年三月一日孝子從祖扶柩出北

門葬於東北祖塋之次銘曰復聖遺澤賢裔承芳

孝恭奉祀豐潔蒸嘗讓弟產業鄉邦讚揚未周甲子遽爾云亡族屬哀慟縉紳悼傷玄磬饒頌萬世

永光

魯藩奉國將軍當瀕撰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

墓誌銘 博士顏君繼菴復聖六十二代孫先博士顏公重德子予之外姪也自我外舅太博

公以來相繼為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游皆雅重之至嘉靖九年繼菴以宗子襲繼克紹前業

遇

萬壽聖節必偕衍聖公暨孟氏宗子博士詣闕朝賀朝廷每賜宴禮部以寵答之逮至嘉靖二十年

駕幸太學欽取三氏子孫陪祀繼菴皆躬逢之臣子獲寵於君若繼菴者亦可謂盛矣其家居懿行又

有不可盡述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廟之重修祖碑之剏建皆可為宗子之法至於表率族屬躬修

祀事二十年来憂勤惕勵期以不墜先業為念然性度謙冲心術平易敦睦族人族人多德之母鮑

氏早卒生母張氏寡居三十年事之克盡厥孝方將望其多歷年所而今告逝矣嗚呼勸哉謹按君名從祖字守嗣別號繼菴生於正德乙亥七月十八日卒於嘉靖丙辰三月二十三日立享年四十二歲娶孔氏至聖六十二代孫博士孔聞禮之女子一光尚幼女一亦幼卜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附葬祖塋之次因銘曰恪以守成孝以事母敦睦族人承厥宗祖朝賀以時王事靡盬善始以終不違將處疾不加身心不刻苦世際太平繩繩接武廟嚴孝思廢墜修補玉樓告成倏登天府祖塋之原安厝分土鬱鬱佳城於昭千古

光祿寺卿嶧陽賈三近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嗣慎墓誌銘

故翰博顏君敬亭者予在諸生時識於魯邸且二十年後有葭莩之雅時往來長安中輒相與抵膝話舊甚驩也庚辰歲君請老於家而以仲子代為博士日夕徜徉泉

石間有司歲舉燕禮憲老衰然稱大賓焉辛巳冬十一月予以事過魯都使使訊君在里中令其子博士君觴予鄒嶧山即稱其尊人伏枕浹旬憊矣越月為嘉平念九日竟終於正寢今年秋八月繼博士君走使持余同年姻家太僕少卿劉君觀海所為狀來請銘於余余念辱交敬亭君積有歲年感今追昔淚且潛潛下也則安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嗣慎字用修別號敬亭為復聖顏子六十四代孫世居陋巷高祖諱議當

英宗朝始受特恩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議生公

鉉是為君曾大父有丈夫子五人次為君祖諱重禮號東隅由太學生仕至嘉興縣丞生子肇先號

光復是為君父會君伯祖重德及其子從祖再襲失傳而光復君以次嫡得承先秩光復君有三子

而敬亭居長少朗秀駿踔雖在世族顧能折節從舉子業甫弱冠以明經補三氏弟子員家從先世

故清約及東隅公歿光復公未襲家益中削君以諸生矯然亢門昕夕攻苦食淡嘗自言曰簞食水

飲先君子其謂何乃益下惟窮經籍攻文章每試
有司輒巍然上列餼廩三十年雖稽一第聲聞顧
蔚然起矣屬光復公棄祿君哀毀柴立幾於滅性
服除嗣職丰儀詳雅明習典故至繩武象賢纂修
先業意嘗惓惓焉祖廟圯壞君銳然謀於上下更
新之仍理諸廟戶在滕寧陽諸邑者歲時供掃除
役祖林防山及所謂侍郎林者歲久蕪隳君約族
屬重葺享殿門垣補建高曾以下諸墓碑規制視
舊炳然改觀矣三十三代祖北齊御史中丞見遠
三十四代祖隋黃門侍郎之推三十七代祖唐崇
文館學士師古四十四代祖唐平原太守文忠公眞
卿常山太守忠節公杲卿道德節義文章皆偉然
名世者久缺俎豆後人之責也迺各爲撰述功德
請得從祀廟庭其魯公及忠節墓遠在費境亦缺
蒸嘗久矣墓側殘碑斷碣多沒蕪莽及近塚齊民
敗垣中君闢荆榛極力搜索之請於當道爲建享
堂復祀典僉守墳戶顏氏家訓二十篇隋黃門侍
郎之推所著也君得善本於魯望洋王手之不置

旋徵序於兩太史氏重梓以傳魯公大小真跡散
在海內臨池家君遍購得之寶如琬琰君所爲繕
葺林廟表章先烈蓋十餘焉海內公卿大夫時至
闕里瞻廟庭君輒爲延接張具儀度翩翩然論議
馴雅動必稱先生以是海內縉紳多雅重之每歲
時入賀京師諸公卿大夫競相造請通慇懃下至
衢嬾走卒亦爭趨足抗首冀覩令儀如見顏夫子
萬曆戊寅

上視太學遣使敦取陪祀禮成賜紵絲襲衣并宴禮
部尤異數云君爲人坦夷無町畦性不嗜酒顧獨
能盡賓客惟禔身醇謹時取先侍郎所著家訓訓
庭中期無隕先緒以是諸子弟俱以良士稱宗黨
有急忻然周之猶篤誼同胞聞君有兩弟嗣恂嗣
恒今雖析箸乃各給以田廬孔弘玖君外孫也家
素非饒生甫彌月卽抱至家以子育之與諸郎共
起卧同就外傳後游泮宮亦爲置產如子弟君皎
然大節及諸議舉類籍籍在人口君生嘉靖初元
十二月六日距卒春秋六十配孔氏乃曲阜縣知

縣孔公統女婉嫵有賢操善綜內政子男三長胤
宗爲三氏庠生娶陽信府儀賓郭壽女先君卒次
胤祚卽今襲博士君爽朗有器識大肖其父先娶
兗州府舉人伍選女繼娶濟寧州知州署曲阜縣
事孔弘復女次胤祿娶蒙陰縣今裕州知州公一
揚女女三長適處士孔彥科子三氏庠生承貢次
適三氏庠生孔聞元子貞一次適滋陽縣太僕寺
少卿劉不息子邑庠潺孫男二長伯貞未聘次伯
庶聘三氏庠生孔彥璋女宗出女孫二長適三氏
庠生孔弘鼎子開風亦宗出次未字祿出襲翰博
君卜於今萬曆十年十一月一日將窆君於祖兆
之次余乃獻欵而爲之銘曰防山之脉北來嶙峋
惟嶽其降神載啓哲裔學博而醇子孫宜振振通
籍翰署秉笏垂紳時相禮於成均坦坦惠德本支
則親視祖澤其若珍祀國竟國相顧閭閻訢然樂
有後人

論曰陋巷之藝文其篇章可紀者難以屈指數也

歷代策書祝號出自綸音者固已霞布雲流列在
前簡矣至於名賢碩彥景德考風壯心激於遊矚
玄思結於快覩播琳琅於琬琰奏金石之鏗鏘有
疏祀歌咏之篇頌贊祝告之作炳烺於陋巷熠耀
於祠宇於顏氏有涉者隨所見而錄之蓋雖搜羅
不盡未免有散逸之嘆而其富已若此矣嗚呼奎
婁之府洙泗之濱文章之淵藪也固宜文之萃於
陋巷者與杏壇埒其盛乎

陋巷志卷之八終

陋巷誌後有

右顏子陋巷誌一帙其六卷以前

侍御鄭物曹公伯良託薦提

學憲副陳約宗三彙集古今事

蹟而成之也昔孔門從遊三千而

劉明純粹獨能入室以傳聖道

者惟先師顏子一人而已如夾子
魯許其好學且謂用金者若獨
與已同守守日又告以帝王為治不
易之法法豈無所成身成孔子
得升堯舜之位則顏子當與稷
契皋夔匹儔無異也惜乎云

不假年費志登殿願其暢元
聖之風規教人倫之身一日
周濂溪所謂教萬世無疆者
其生者在生師一人哉噫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萬世受教而無
窮則固宜也豈索於萬世而弗

有收矣禮謂有功而於民者
祀之矧先師可以功烈繫於乎
華今夫遺室故居爭登祀載
茂林滌井斷翠繪圖他至殿
聖危福享榭池館及子孫矣
景若數咸成常採錄而無慙

遺廟非所以申吾人崇重之
意以期惠著萬世相承之不
墜也哉然則圖誌之作此為後
大之文具也前侍御古以作之今
侍御胡公成之尤可以見補翊我
聖躬者文藻教之旨而素彙好

德之在人心者以多自已者固如
是也且通書而叙之

正德戊辰春二月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奉

勅授督學按山東等處提刑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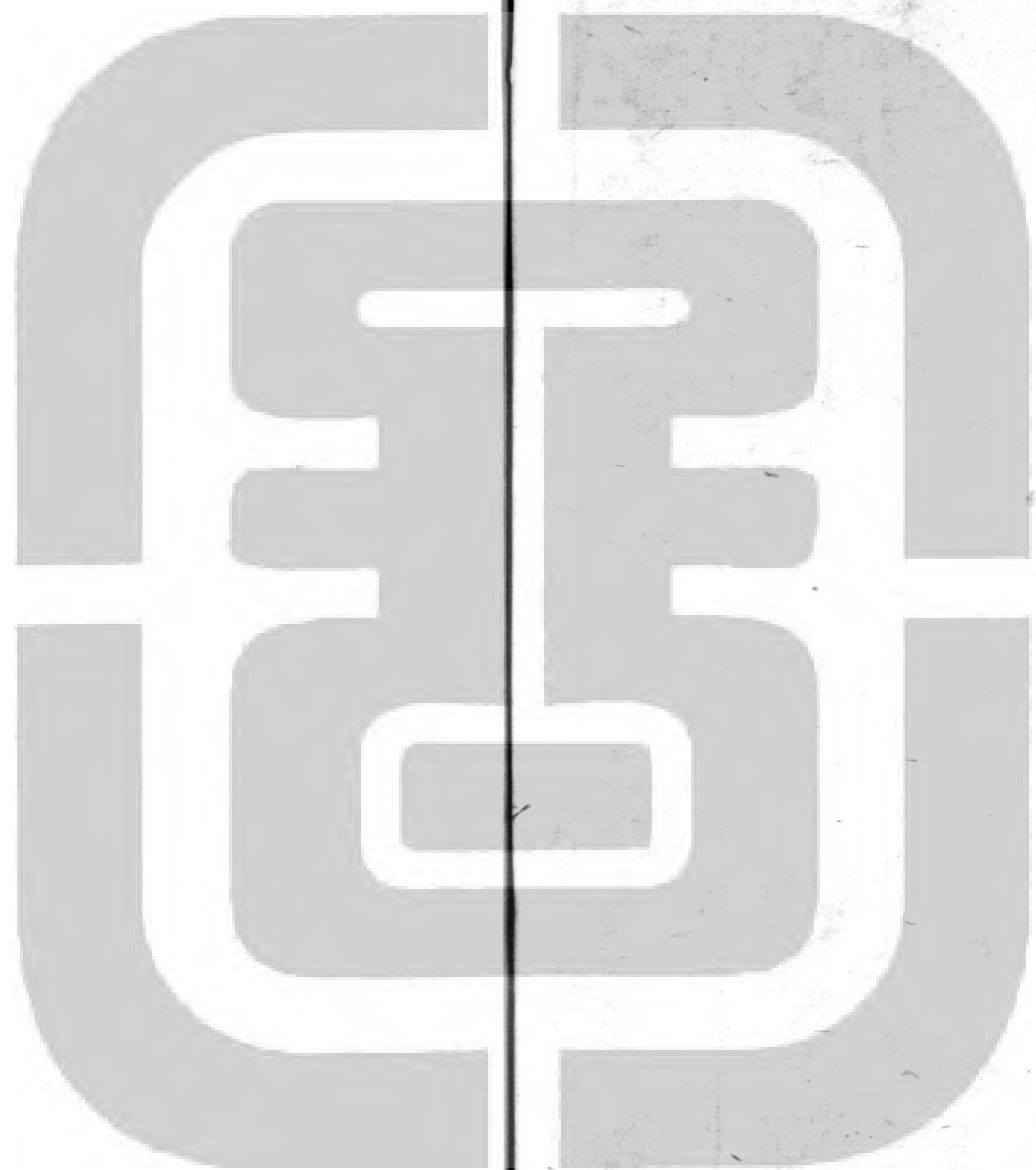
察司副使前翰林院

國史檢討

經筵官上蔡李遜學撰

魯藩白子重書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and the binding edge.

